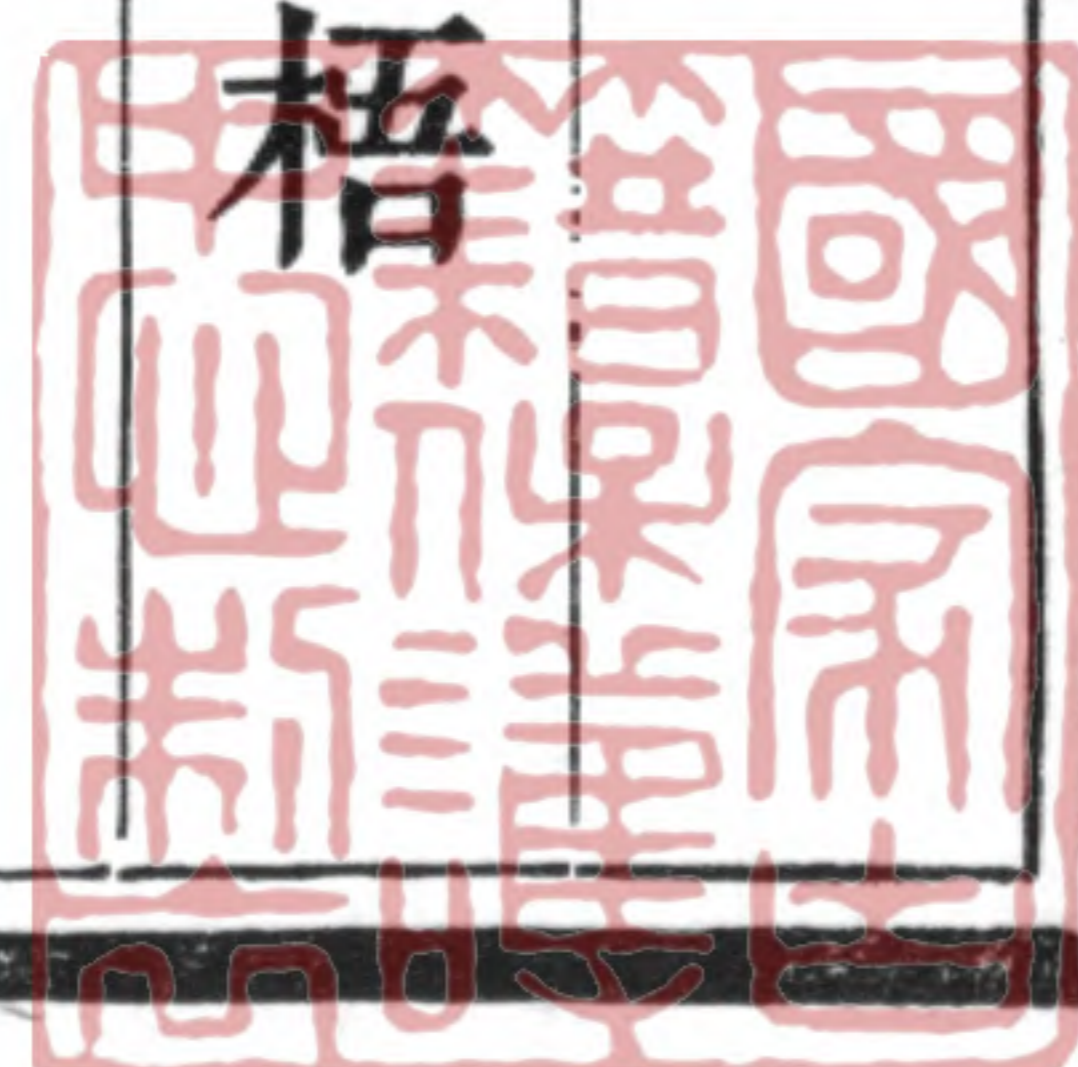




衍石齋記事彙卷九

張孝女碑

嘉興錢儀吉新梧



儀徵張孝女十四歲殉父而火死世鮮知之者嘉慶三年縣丞申君淑泮濬渠見石幢焉書其事乾隆十年正月十八日夜縣之新柏街火張氏女巧姑負病父天相出走未及門而斃明日得其尸猶肩父尸弗釋云事既聞

詔旌其孝邑人祠之於所居街距女之卒五十四年矣

又十二年知縣錢塘屠君倬始爲之詩曰嗚呼孝女之  
孝古誰比孝女十四死于火曹娥十四死于水又以告  
其友嘉興錢儀吉屬爲碑之儀吉感春秋賢宋共姬特  
書外夫人之卒矧女死孝其宜有銘銘曰

靖彼淑女生年十許兄爲人傭獨與父處幽蘭在山澹  
兮容與燎揚炎炎中宵距門父痺不擢振胸號冤難懼  
以負兩俱亡存電燧雷碾屏不得開闕不得踰禍災伊  
罹緊乎昊蒼隲魂傷摧遺骸燼中觀者如薺猶引父手  
堅爲一體孰無天親而各頂趾事有倉卒性靡古今易

毀者幢不焚者心上虞之懿千年嗣音

宋某官知嘉興縣事段公遺愛碑

嗚呼昌黎韓子有言矣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自知其何心蓋聞黼依之咨傲睠懷良佐軫置圉之決策拊髀將材踣闕史之文激印殘隴之碣其疇不恨失同時神游千古者乎而況七百年之代嬗猶是人民十數字之勵存樂只父母予讀弁陽野語之文攷浙西公田之事而於故侯段公不勝甘棠之思遺愛之頌焉公田者議萌於謝方叔之限田禍稔於吳勢卿之視漕詭謂和糴可罷邊儲易供始也準官品而除贏繼也履民莊

而攘利三分買一及於百畝之小家十斗輸八徧於兩  
年之受代而且督催提領法重于青苗度牒告身價隣  
于白沒公方蹉跎驥駕軛行鴛湖濟物存心爲民請命  
擬歐陽之擅止新法而時異元豐類尹鐸之庶鳩趙宗  
而功在保障當是時也立東南之叢壤增中外之吏二  
萬竭數十之郡資養環衛之兵七億危同棋累窘甚矛  
炊豈惟盧扁庸醫亦且驚心將圖風雲鷲鳥必先蓄爪  
然而季氏世卿冠軍外戚不悟賂虞之計旋興入洛之  
師齋五日之糧議三京之復病不求息鋌愈走險於是

葵范琪玠張劬冒刃漢蜀荆淮塗原膏草幸也李瓊之  
請未行郝經之使繼至庶幾知難悔禍保境息民猶且  
輕性命而張暮氣方謀括脂膏而奉軍實公以爲割肢  
體以果腹絲懃奚存鑿基址以增高巖岌立待甘觸權  
網何恤身災假令象笏近君之輔墨綬親民之官咸能  
抱公之明見數公之直節孤忠徇國眾志成城敗二帥  
而上軍不動殺三人而執簡如故庶幾君之一悟回天  
眷于渙汗何至日蹙百里悲宗社之淪胥也哉噫析珪  
擔爵愛閭閻者何人吮脂茹柔輕去就者幾輩若乃君

言事彙卷九 四  
詡端門之受降侈興土木相忘合州之議幣娛嘯湖山  
徒傳字民之訓竟無褒廉之賞莫知我心獨行其志斯  
豈非神明公忠之宰豈弟子惠之風乎若使遇堯湯之  
朝憂深水旱遭文景之際詔勤滋殖而或競肆饕貪不  
顧魚爛登朝陳寬卹之言行野忍流亡之哭誰尸民社  
有覩面目哀哉古人不可望淚起枯蟻之穴九京如可  
作魂歸負鼈之碑按公諱浚本貫未詳景定二年以不  
奉行公田爲提領劉良貴所劾其同時被罪者又有宜  
興宰葉愬佐其人焉其先事謝去者又有吾邑分司陳

茂濂其人焉皆罕傳者因附書之

重築定遠太平橋碑

淮水出桐柏東行滙於洪澤所渠并數十川其北流者池爲大酈善長所稱水出東城縣流經其故城南入淮爲池河口者也自河奪汴泗二瀆合流東道悉變易而清口以西高下襟帶之迹猶可攷見云今池水銜東城之左而北行過郡二州一夾兩山閒風怒湍悍揭衣者望洋呼舟者乘危當洪武中嘗築大橋於池水之上五百有餘歲矣而一旦乃圯于水於時觀察如臯吳君太守秀水汪君先後至相與咨度其事而曰三代以下掌

固掌疆之官不設則溝池樹渠之利責皆在司牧

聖朝撫水辰重民事凡興梁道路自邦畿達于天下掌其脩治著在令甲敢不任其難爰大出俸金爲之倡大令某君復埤益其貲準護飭材黎庶偕作經始於道光七年八月逾年而工竣凡木石搏埴之工糜金以兩計者萬橋之徑輪以丈計者四十有四廣袤以尺計者三十有七爲涵洞十有一邑之賢士大夫被善政之有素也輸金巡功旣勸以成而復屬記于余余嘗道江淮客梁宋而至其地覽其山川之清淑民物之殷阜而樂於

稱述之也試相與登橋北望濱淮水而歸起者非浮山邪昔者蕭氏築堰其下童山磬台幾竭東南之力而不潰于成民之不易用也如此而大埽之見前史者無若杜征南之於富平津一時君臣舉觴相慶以爲非常之功然至南北朝戎馬往來每結筏而渡孟津蓋其中閒毀敗者亦已屢矣豈非大政之立不有善繼後世其奚賴焉是役也雖脩整舊蹟而工役之重殆與創建者等顧用民之力民忘其勞且仍其舊名曰太平示復古而不欲有其功也是皆可書也乃次第其略鑱之石其率



錢名氏具列碑陰

重築長虹橋碑

浙江秀水北竟第一橋曰長虹始作於前明吳府君臬  
康熙閒重修之百年而又圯人病涉焉余友布衣唐君  
秉義以爲己憂嘉慶十五年將自京師歸別余而言曰  
吾歸必爲是橋吾老矣雖殉焉勿恤也余介君之志顧  
念費鉅萬非君力所及逾年而君卒後數年橋竟成焉  
於是君之子廷桂走京師請余碑其事具言君所設施  
狀蓋幾於殉焉者退徵諸鄉人皆曰信惟吾郡風俗厚  
人勇於義而我邦伯邑長又善任使不以胥隸擾是役

言事彙卷九  
也宜可以久自十六年春鳩工肇建越二十年冬告成  
糜白金三萬二千兩有奇出財者數百人力其事者又  
有謝武權蔣秀元楊志鷗諸君具列姓名碑陰而道士  
陳復古中事憂其不成至絕食以信其志尤足尙已乃  
爲銘曰

洋洋聞川浙之漕河大橋翼然環臨通波東村西莊往  
來逶迤東西數千武易日以俄忽隕而隕邦之人咨嗟  
崩石不見形當津要遮望衡販遺行蹇而蹇雨黑呼渡  
遂漂其查唐君選焉俯睇滂沱曰我必復之力小敢荷

以醫爲檀或哈其克毘皇經始勞極得蹉孿指擿肌不  
言而哆友泣以肩矢心匪他邦之人咸勸旣庶且多庸  
還舊觀如龍如鼉始下檉碣潰若浮苴直解神捷應祠於  
左坡凡功之成惟義之和非以爲己任雖多則抑我識  
唐君宣髮已皤廣顙丹顏夢寐不遐子倡丞舉鄉里一  
家庶幾可久長爲楷恕鄉里之懿宜爲詠歌後來其憲  
茲我懷如何

史忠正公像贊

乾隆四十年冬

特詔下大學士九卿等議褒卹明代殉節諸臣於是故閣部督師史公

賜諡忠正其後二年始建祠堂於揚州梅花嶺而南昌彭文勤公以公遺像竝家書一通上於朝

御題七言今體一章竝

命刻石於祠堂壁閒始公像之出爲鉛山蔣莘畚編修得之因文勤而奏進焉具詳編修跋語中予游嶺表識

編修曾孫嗣衡以公像屬題時則道光十五年上溯  
賜諡時適六十年矣謹爲贊曰

充乎其忠諫也愀乎其憂深也中朝諸老遁閔音也大  
鎮羣帥私鬪心也蹇蹇一人曷存江南也刀鋸鼎鑊日  
星河嶽

聖立臣鵠而廟斯今也嗚呼委蛻不遐其猶在蜀岡之

陰也

南疆逸史稱可法見豫王王命將宜爾頓伴之三  
日終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爲之棺斂此事他籍所

未載仰見

王師所至義正仁育霜露均施而如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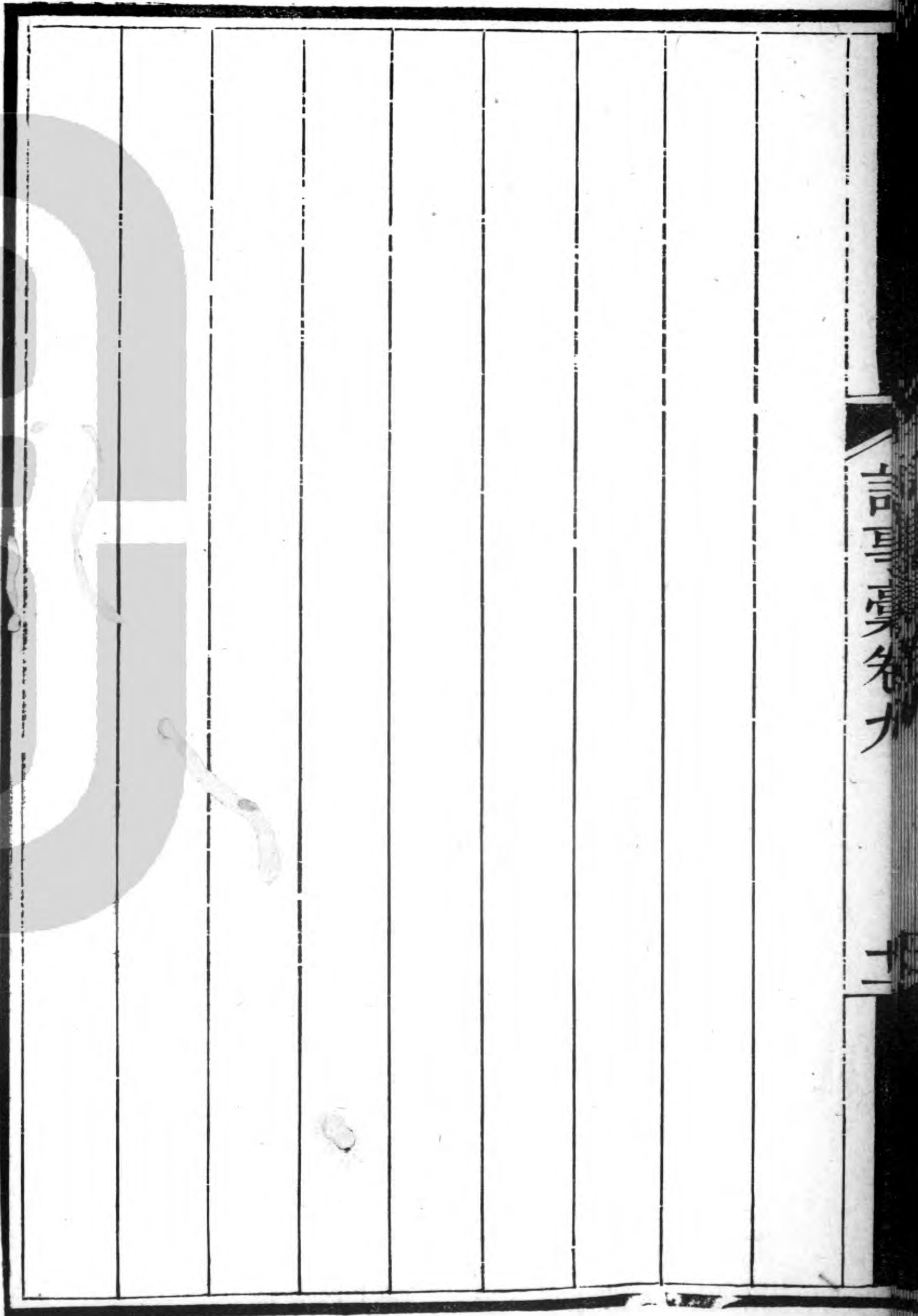
媿曾所記史德威尋公尸截骸塞路腐變不可識者蓋  
當史公棺斂時德威方  
在拘係宜其不及知爾

### 楊園先生寒風竚立圖贊

理學之懿匪言伊身農桑孝弟自治治人鄰清獻而齒  
加宿師蔽山而道大醇蓋服膺於紫陽而爲 盛朝之  
逸民丹顏白髭布衣幅巾獨立不懼斯何時之傳神邪  
意者方曳筇於紫雲之山或懷友於語溪之濱與

### 亭林先生像贊

守先王之道平百世之政介於石而知幾維松柏獨也  
正壯無南陽之遇主晚爲禮堂之寫定百二河山十三  
陵闕去父母之邦而老於行曰有命



白將軍像贊

將軍姓白氏諱雲上字凌蒼又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辛未科武進士以藍翎侍衛俸滿歷官江南平望營都司揚州營遊擊金山營參將漕標中軍副將以病告尋卒將軍爲政廉勤嘗曰奸宄伺政令之疎密爲伏發兵役又伺長官之誠僞爲勤惰吾不敢耽逸以害民也其用心如此故所至姦盜屏迹其官揚州也十一年揚人思之請祀名宦大吏以聞

詔報可時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也二十一年十一月見

將軍遺像于新城陳編修所爲之贊曰  
洸洸虎臣治世之良受知榕門屢軫江防所蒞載德尤  
惠于揚疏渠田登禱澤雨應介士勸學災黎寄命豈獨  
宵小懼于軍令嘗聞習射冰指醒惰厥功宜祀惟志之  
果 紫光圖形亞也其可

竹汀錢先生像贊

深服六藝言皆醇靡源不滌開其湮繼亭林後此一人  
淵如孫先生像贊

古言輿帙屢發潛通絕代語雕蟲兼卓哉平反寬其鉗  
穉存洪先生像贊

慕范孟博不負母西荒歸來益縱酒三書

帝置諸座右

恭本  
初集導言納諫論  
聖製文

故洮州撫番照磨王君 世錦 像贊

師沈約

文愨  
公

友楊雲

蓉裳  
芳燦

猗仲宣賦從軍貫饋饜冒兵

氛官雖卑憂心慙壁上觀置溺焚託翰軒垂微文載十  
七還鄉枌故書在炳燭勤老無事惟藝芸不蠹毀延芳  
芬

沈翁

鼎

像贊

以下三贊  
俱嘉興人

禮七十則不毀慮筋力之弗任誠至性所鞏結靡萬方  
而制心悼靈護之霽霜兮橫流涕於背襟晝復夜兮號  
絕聞死孝於東南將邁顛而軼引匪鄉里之獨欽孰有  
親而無愛嗟徒養之似禽攬遺貌之慘戚恆若窮思而  
不可禁願家置而戶說兮興淳風於自今

方姓園

昇

像贊

黜侯之苗珊谿爰止勤反其貧仁周於里幼孤遂生貞  
嫠沒齒枵羸苛殃迺慊迺起活逾千人行歷三紀俯梓

中凋纓蘭無弛永終馴首獨知鳴耳遺貌我懷悠悠長  
水

陸瓠尊翁 筠八十像贊

積書滿家耄學勤刪羨擿誤理放紛門庭整潔禮教敦  
苑枯一致娛斯文有睟者容長說忻淑我里閭皆德薰  
蒲輪他年資方聞乞言百歲此隱君

王孝子贊

王孝子品璋海昌人家貧服賈于吳門道光十二年冬  
聞母病徒步歸侍湯藥惟謹越七日母沒庀喪具晝夜  
悲號旬日骨立旁觀者憂之而孝子不覺也孝子蒲伏  
如侍母側夢魂如與母言明年春正月八日夜將半呼  
家人而言曰吾將奉母往矣問何往曰歸位逾時率距  
母喪未百日也年四十有五孝子之兄某傳其事而予  
繫之贊

贊曰至性孤往昊天靡依薄孝之砥求仁之幾危身有



戒焉知譽譏身爲母殉是亦全歸

曹黃門遺甕贊

有引

過曹玉水舍人齋有甕焉圜口皤腹光可鑑玉水謂予曰此我家黃門公故物也蓋兩世諫草焚於是予作而歎曰美哉世德昔黃門公入臺當

高宗初政求直言公上疏謂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悖大成裕之意少損下益上之事多損上益下之事少

諭下行省戒飭如公章一時吏治岿然丕變又請寬文字之獄劾河東總督王士俊類皆人所不敢言其後副

言事彙卷九  
憲公又以清直受

恩遇繼爲御史劾和珅縱家人爲姦利狀雖僉人暫得掩覆卒大白于身後

仁宗特詔褒顯贈官廕子於是士氣咸奮中外爭上便宜侃侃諤諤至今未有艾其繫于天下之重如此而是囊也一尋常日用物得託跡于曹氏承文字之沒以久于而家抑何幸邪遂爲之贊曰

有常持滿厥貌侏儒器質礪礪文章委輸利用納言不利走趨戒彼瓶危羞爲釜熱君子友之厚重不泄九十

六年甌鞏罔缺紙素紛綸朝饜夕飮無殷浩函有匡衡

疏智永積筆曾何足譽進隨琴策退休于禪

襄嘗寄於愍忠寺僧

天月 所 遭逢多幸其脰肩肩康瓠若鼎尙慎守旃

李烈女血書贊

有引

道光六年兄子寶甫卒家人集其平生文字得一緘甚固自題曰李烈女血書暇當爲文記之發視之得血書綾一幅又一紙爲女父列辭從孫聚穎請予爲之曰是叔父之志而女之烈固不可以無傳也予乃序其事而系之贊女昆明人也父曰李春榮所居曰廟前鋪大河埂字於邑人李應宗未嫁應宗死其明年應宗祖母語春榮其改字女女聞而遂緼緼之夕自言其志爲此書也民家女不多識字其方言又多不可曉以聲求之稍

得梗槩有曰呈

天子前者

聖教遐也曰忠孝節烈者矢靡他也曰二十四拜祝告  
叩神又曰翁翁死在兒夫母服中者舅姑沒而顛神佑  
家也曰兒夫成人者望後那也曰子母無命者痛當奈  
何也曰二月初九日升天者死忠烈而魂爲神女言非  
夸也凡九十有四字綾廣二尺許字六寸許參差高下  
十二行色皆黝碧展視凜然今藏予家春榮列辭謂應  
宗先其父母死與女言似異道遠莫能明也其死也亦

不知何年寶甫以

今上元年自雲南知府擢湖北鹽法道去女之死當在  
其爲郡時也女沒年二十有二贊曰

舍生慷慨其氣也烈之死從容其志也傑曰予夙心剖  
見冰雪結繩而書投筆而絕鄭生之禱孝思百結女書  
如之字不可蕪周生之奏忠憤一決女書如之名不可  
蔑割鼻全貞斷腕明節千秋萬歲同灑此血黑水滇池  
霹靂列缺嗚呼鬚眉傳觀振刷

明江西按察司副使管建昌府事諡烈愍王公  
神道碑銘

大清受

天明命統楫海內太平之基定

高宗迺追卹遺忠優予褒諡於是板蕩之朝遺聞軼事  
往往閒出在昔宋之季世是昉二王雖流離海島皆立  
自本支而爲之輔佐者又故中朝將相大臣也猶不足  
以爲國明自莊烈殉社稷都城隨陷其後遂無所受命  
數年閒大臣之在外者歸心藩翰各自擁立以號令天

下力散而望輕故人心不集南都紹興閩粵諸方紛紜  
爭起不旋踵而俱滅勢使之然也乃若據監國之號居  
一城之中貨旬日之命朝起夕仆君臣囚虜此雖棘林  
螢耀之微無足爲喻而爲臣子者自靖自獻不量己力  
張皇搢拄冀稍延宗廟神靈將絕之緒不濟則以死繼  
之乃心固有不可沒者焉若華亭王公其人已公諱域  
字元壽以舉人任宿州學正崇禎末流寇掠州境佐城  
守有功遷工部主事推稅蕪湖時上游道梗而稅額增  
公疏請如舊莊烈帝許之南都立君擢南京工部郎中

出爲建昌知府尋加按察司副使管府事順治二年夏  
六月

大清兵下南昌時江西布政使崑山夏萬亨方護送其  
母之撫州以屬其門生某聞變走建昌公乃與萬亨及  
分巡建昌副使泗州王養正推官掖劉允浩等相謀曰  
事急矣國無主何以集眾乃奉益王由本稱監國初憲  
宗庶子祐檟封建昌是爲益端王至由本五傳矣於是  
檄召諸路逃亡將卒申嚴巡徼爲守禦計未幾

王師薄城下客兵爲內應秋七月朔城破公與萬亨等

言事彙卷九  
三  
皆被執械送南昌南昌大帥金聲桓勸之降不可聲桓  
不欲加害又送之武昌皆死焉武昌人葬之於沌砦河  
畔爲一邱題曰六君子之墓六君子者公與萬亨等及  
南昌推官宜興史夏隆建昌通判桐城胡纘也或曰纘  
守贛州死不與公同時或傳同死者有施以略魯忠省  
二人云公之將死也血書其前襟遣僕持歸報其子銑  
曰近則九江遠則武昌收吾骨銑至武昌刺血驗之得  
公骨以歸葬於縣東門之外華陽橋乾隆四十年

賜諡曰烈愍道光十四年予遇公七世族孫秀才清澍

於廣州清澍能言其家世曰華亭之王有二予之先爲  
放鵝莊王氏是爲西王其琅邪之族居竹竿匯者曰東  
王故尙書鴻緒撰明史彙考東王也放鵝莊者上世有  
爲嚴州學官爲德於其鄉不受報鄉之老農人以一鵝  
放於所居莊因以名也是爲遯庵先生諱端傳八世而  
至公又曰公之從孫貢生灃師事陳忠裕公子龍陳公  
兵敗投水死灃匿其尸以葬今其裔孫皆陳姓爲忠裕  
奉祀生也又曰噫以吾烈愍公之忠子銑之孝蓋再傳  
而止也天道固有不可知者邪方

言事彙考卷九  
三  
朝廷下寬大之詔俾亡國故臣數千家表彰於一時我  
公名得與獨以無嗣故至今郡邑未立祠宇卽墓道之  
碑猶闕焉敢請於先生幸無辭儀吉敬對曰昔我考學  
士公嘗論良吏歐連江之無後也以爲桐鄉百世之祀  
有勝於賢子孫者天之報忠賢固非尋常世論所可測  
也哉雖然陳公無後而以他姓爲之後則王氏之族其  
終將爲烈愍置後宜也或官斯土者其有以掖成之乎  
夫繼絕世勸忠義人心之所同亦自有其時乎清澍待  
之矣爰爲銘曰

兩儀旣奠道象君臣策名任重臨難濟屯事之不集不  
有其身秋霜崑玉嗚乎哲人哲人伊何太原有後濟屯  
伊何危疆是守昔也司關匪嚴其糾恤下知傷投艱斯  
受哀哀末造民流政急姦吏公行橫征歲借多我覲瘡  
仰跼俯躋人忘其上疇荷其責金陵眾潰東南震驚江  
遺列戍邑罕完城岳牧野竄鎮防土崩揮戈濛汜天鑒  
精誠維浙維閩聿興唐魯假號同時益王爰樹僭異容  
藩爭殊紹武命去義堅謀窮心苦一軍靡出寸檄無傳  
晷延喘息壤窘盤旋



言事彙卷九  
王師莅止弱組繫焉主辱臣死死何愧天信公有言千  
秋感涕邦家喪亡喻之親癢垂絕圖存忍云無濟計利  
趨榮其類有泚辰日以遠誠節彌彰肇脩人紀洪惟  
聖皇易名追卹毅魄載揚丸丸松柏式此崇岡

世父戶部府君神道表

世父戶部府君諱豫章字培生晚自號艮齋爲我曾大  
考文端公第二孫我大考安慶府君長子乾隆丁酉充  
浙江鄉貢後十年登史致光榜進士任戶部主事貴州  
四川兩司行走補廣東司充乙卯順天鄉試同考官遷  
江南司員外郎雲南司郎中丁巳夏假歸嘉慶辛未十  
一月八日卒於郡城鳳池坊之居年六十有二嗚呼自  
乾隆甲午春文端公薨秋七月安慶府君以毀卒逾七  
日大母沈太恭人又卒惟時我考年甫十二凶禍薦臻

冰霜仍厲大厦支而不傾千鈞墜而弗絕則惟我府君  
是賴外侮不復內言不出寢苦泣血昆弟相戒敬慎刻  
厲思貽令名則我考暨我世父大興府君檢討府君一  
惟我府君是帥是聽天道周星相係通籍銜

命便蕃服勤中外人皆謂我大考陰德有後錢氏復興  
矣府君以爲老氏之教惟懼滿盈世祿之家易傷根本  
引疾謁告拂衣遂行始府君之觀政也時則閩海初定  
西方用兵巴里坤廓爾喀皆地處絕邊罕接聞見府君  
則山川廣陬指掌可圖故於儲胥芻茭之數明駝行幄

之置豐約有無之宜萬里如見片言立定戶部之長倚  
如左右手至是固畱府君侍郎松筠公揖還啓事府君  
逡巡辟謝志不爲奪府君之歸也非慕名高非求閒適  
追遠盡孝睦鄉救災其事眾著於是我八世祖大常府  
君顯忠之祠始復廂舍增置祀田九世祖兩涯府君六  
世祖紫芝府君五世祖鶴庵府君高祖廉江府君之墓  
廬未建者始作中廢者更興俾守人有居受賑有所又  
嘉靖閒族祖遺冢代遠嗣弱僅存一坏爲覈賦冊反侵  
地而封樹焉又益之南畝俾其裔孫獲奉歲饗法周禮

言事彙編卷九  
三  
創族葬之塋從伊川定家祭之禮宗人之秀者教之學以成其材若某某愿者命之工以世其業若某某自修者知所勵負過者罔不悛則使我家法益崇州黨胥勸其他疏屬懿戚死喪孤遺歛坎昏嫁者莫得而覩縷也甲子夏浙西大水禾稼盡沒告言郡中以糴以振躬率勸分夜以繼晷其平時於當路曾無通謁嘗曰士大夫居鄉當如是吾聞之於先人也我第二姑爲錢唐吳相國夫人時從宦南河督任府君數省視女弟往來江淮閒亦藉游眺以自樂也無祿我考卽世我世父大興檢

討兩府君及我姑八年之間後先殂謝府君盡傷厥心顏貌日瘠馴至大故嗚呼痛哉始葬元配查恭人於斯邱自營生壙及期卜吉遂安神靈埋幽之銘時日不及今世母金恭人適遵府君遺則存卹宗黨先人後已從兄希憲秉承母訓一不自專蓋府君之沒至今二十年吾宗之依恃府君者猶無改於厥初道光壬辰冬儀吉歸自京師宗人語曰惟戶部府君之勤勞於吾族也久而不可忘宜有記言刻石貽後汝幼而府君教育恩勤尤深汝宜任之儀吉用是悚息哀泣頓首濡翰表府君

之神道

吉石汪先生墓表

乾隆五十二年春吉石先生以署河南禹州州判卒官歸葬于海鹽山茶花漾之原嘉慶閒先生幼子如瀾官兵部職方員外郎進階得請

贈先生朝議大夫職方準通禮將伐石表墓而屬儀吉爲之文惟汪之先出魯成公支子以采地爲氏其後散處或在魏或在楚或在吳越居新安者曰里仁支鈍翁謂八十餘世悉可紀述者也後又遷桐鄉入

皇朝則有鷗亭碧巢柯庭昆弟皆以文章名黃梨洲稱

汪氏三子駸駸逼古作者鷗亭生給事諱繼煥爲碧巢  
後是生大理太守諱上墳兩世皆良政朱文端潘敏惠  
實銘其隧石先生爲大理第五子生五歲而孤君母祝  
前卒生母節孝趙撫之臨攝趨奮弗輟于學稍長時發  
觀裘杼樓所儲奇文奧籍而益徂於詩乾隆三十年  
車駕南巡四十一年

幸齊魯以諸生應

召試列二等者再充

四庫館膳錄

武英殿行走四

十二年副鄉貢第二人自大理廉于仕喪歸而郡城故

居已爲他人有後二十餘年先生兄厚石桐石多石先  
後不祿先生盡傷心又數蹶於省試不得已就官河南  
於時鎮洋畢公巡撫其地能先生檄委雨下先生自念  
官無卑吾但盡心焉亦冀有以憐于民乃馳驟鞅掌僅  
年餘而謝世年四十有六嗚呼唏已然先生沒而名益  
章今言詩者必舉汪氏皆曰先生昆弟四集是能繼康  
熙閒三子者鄉里耆舊數道先生質行教多石子如海  
以有成長其女而爲之嫁母趙得  
旨旌門則捐金新縣之節孝祠而後耐他所爲類是夫

苟不固其植而亟於莠榮旦暮假得之亦不可以久先生雖厄于其躬而諸子美文行如藩舉省試如瀾有譽於其官今孫曾且二十餘人溘然踵起是所以聿追世德而克羨厥緒者固在此不在彼汪後之人其馴式之哉先生諱彝銘字寶吉吉石其別字娶於孫廣西慈樂司巡檢榮台女約已而豐人教子惇族能終夫子之遺志後先生三十八年卒乃合封而揭斯言于外碑時則道光六年某月日也

汪孝子墓表

江都汪氏二孝子從父昆弟也道光初同時有

朝命坊其鄉昆曰一崧年十七剔肱肉起母潘危疾弟卽君諱一元字兆初縣學增廣生員父良澤病孝子方省試出第一場聞之不反次疾行窮晝夜數百里歸視父父已卒慟咯血家貧躬畚土起墳力竭矣明年又遭母喬憂遂以毀卒年四十二嗚呼人孰不有死死於君親厚也孝子之毀也號天地而不歸通幽明而一視仁性達於直生禮經置其後起可謂立心之大本人倫之

言事要卷九  
三  
盛軌者乎故曰喪禮有餘不如致哀也祭禮有餘不如  
致敬也孝子既沒妻鄒煩擗苛苑教成其子中鬱爲通  
儒有孫喜孫惇至勤學記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聖教  
愛人也汪氏死孝克昌乃後天心教人也昔我大父安  
慶府君奔文端公喪號慕半歲終于苦寢今儀吉聞孝  
子之事心識感動烏能無言遂因喜孫之請而揭之碑  
孝子通算學嘗以今法逆推朔閏中節至乾隆十四年  
四月舍焉孝子竟以是月卒天之于人也無須與離也  
志氣清明斯皓通爲一不假前知朕兆自然是亦理之

常爾亦可以見孝子之性得天優也是以并書焉





後十餘年元彩官光祿寺迎養北來居二十有六年元彩自典簿遷署正轉大理寺右丞刑部主事當官廉能督倉儲尤有聲嘗出餐錢佐公家費或尼之則曰吾母命也除安徽廬州府同知奉太恭人以往逾年卒于官解元齡通判常州乞假省侍同視含道光七年四月七日也壽八十有三有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八人女九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初飴村府君之葬于莊泉也在乾隆五十七年冬既四十年矣及太恭人祔甫窆見蟻壤焉懼而止於是元彩等日夕涕泣謀改卜元彩將求

善相墓者于杭州宿舟中夢太恭人坐惇裕堂之後軒元彩將出而太恭人召之返未及太恭人怒追之及檻立于東南元彩還蹠于檻外太恭人倒杖扶其背元彩驚呼母而覺益憂懼不知所出久之有章仲山者周視莊泉之兆而曰是於太乙下行九宮一六生成佳壤也惟巽已歧出情不固抱是致風蟻而先府君之位爲六白得生氣必無他患子其無遷而祔太恭人於西北隅其吉元彩因語之夢仲山豁然曰噫神告之矣吾爲子釋夢夫召之返者無外求也檻有內外宅分區也立於

東南詔之嚮也命穴之法符倒杖也正穴之北又背象也神告之矣子其無疑元彩等乃從其言而祔焉府君之窆在域之東南酉山卯向太恭人之窆在西北亥山巳向元彩來京師語儀吉以故猶有哀色曰元彩遭事之變權其所可而爲之也抑懼傳之久而吾後人不能知也子其文之於是稍箸太恭人之行事而詳其祔葬始末以表諸其阡

節孝馮太恭人坊柱刻辭

嗚呼是爲我從祖安叔府君配節孝馮太恭人之坊表太恭人錢出也母爲文端公妹考諱亓欽雍正甲辰順天舉人四川南部知縣府君爲文端公第三子與我大父同爲沈太恭人出幼有成人度十八歲卒而太恭人守貞來歸其後八年我世父大興府君始生我大父命之爲府君後又十年太恭人卒又十年

朝命旌焉乾隆三十八年也又十有八年乃建是坊於海鹽南石木墓道之外自嘉慶閒至於道光之元逢

國大慶府君

累贈至中憲大夫配曰太恭人於是從弟泰吉思列其事於柱而儀吉敬爲之辭曰

嗚呼我大父兄弟七人唯府君不幸早世非太恭人之貞家何以立非大興府君之孝清惠於官政家何以成非泰吉以下世世子孫不忘其先家何以久日月照臨霜露悽愴修身念親思慕惕厲其長視此柱

洙涇橋墓堂右壁刻辭

嗚呼我學士府君之安體魄於洙涇橋之原在嘉慶癸亥先期撰行狀乞誌文於儕嶠王先生方守衛輝會有公事未及爲而儀吉時在哀昏中狀事亦未具其後二年至京師始得見閩人所撰福州烏石山沈錢二公祠堂之碑又二十餘年始得聞漳州赤嶺亦有耐祀之碑而吾郡鄭王諸君客於閩後皆追記我府君學政時事若干條今悉錄家乘中錢後之人識字者於我府君在官之政略可見焉已維我府君之棄不孝孤三十

年矣平時性情言語氣貌之間日暮日遠以至於今幾存彷彿而出處歲月及所施於家者亦宜記列以垂久遠爰敬述梗槩棗置墓堂壁閒將使後世子孫春秋饗祀齋宿墓下循牆誦繹優愾噫歆長如見我府君也嗚呼府君生十二歲失怙恃孝慕終身忌日必蔬食通籍後以祿不逮養言及輒流涕數稱道大父時事若何仁厚儉約以訓於家人大父嘗書戒越忌三字賜府君紙廣財數寸府君方幼奉之無失長而鉋其字於枿界尺植於所居室中北面敬對寶藏先世翰墨日月展視精

意廣求遠及明代乃得我八世祖太常府君手札二通其一以歸於從父少宗伯公蓋自嘉靖至今四百年吾宗欲見太常府君手澤者惟此二札爾府君夙敬事少宗伯公少宗伯公每見必述祖宗時遺言逸事府君樂聞之少宗伯公曰吾先世忠孝植德以艱難刻苦之意傳之子孫子孫勉延先澤不在科第仕宦也府君尤以爲然嘗命儀吉曰我少宗伯兄平生敦厚樸實人且有笑其拙者不知天實許之矣若某若某或才氣傾一時或便已自全若無可非刺者雖都榮顯恐無以庇其後

人也久而言皆驗又嘗曰世故深則天機淺故於世之熟於計利害而不識義命者往往惡其爲人也語略見於所著保母蔡姬傳中蓋府君平生直已而行信於天而已矣在翰林時故襄勤伯掌院事知府君家世諷使一往不可雖歲時不一及其門客有計宦途得失者府君亦漫與之酬酢已而曰不必言矣是有命焉家常論事亦數道此儀吉自有知以來殆無旬日不聞斯語也又曰吾嘗益無粟適有濟之者大抵吾意所不期乃知命不饑死雖饑不死背義營利徒自勞爾又嘗曰吾少

孤非吾大兄何以成立故家事必稟於吾世父戶部府君雖仕宦終身不改府君官于閩而戶部府君方家居經營祠墓府君俸入有餘卽以告戶部府君曰惟所用之凡昏葬之事亦無不任也初府君奉使江南卽以

恩賞路費置我五世祖以下祭田若干畝其後又增置我十二世祖太尉廟下祭田又修築太常府君祠堂待宗族一意歸厚不以服屬殊及府君沒而族長贖翁徧告吾宗曰仕宦不忘根本宜配食於先人乃奉府君粟

主於永思堂顯忠祠皆附焉若夫師友之誼或萬里歸喪爲之葬或采其平生著述及夫存卹孤弱引掖成就者不可勝記族父德威翁家貧子不可教居常悒悒府君曰兄有幼女吾爲擇所歸可以紓兄憂以適同邑王楨楨亦貧府君兩助之婚嫁並授之文法今楨舉鄉試而翁父子繼沒孤孫遂育於王氏府君凡處事期有濟於人意率類此在閩時有漳州詔安學生爲土盜劫質不能自還會府君按試謂其郡守曰我固知某生之陷於賊也今後試三日以待之若終不至吾將入告守懼

爲之贖得出就試汀州試院古柏樹傳有神不可犯一生慢焉驟斃府君遙望曰是未死提調官曰力撼之一不動實死府君怒曰頃尙張目左右視若獨未見邪門啓眾昇之出故事公廨中有死者鑿壁出之府君意不忍爾二事鄭王未及記亦可見府君察吏愛士之意如此府君之仕也於時我諸父諸兄多官中外者府君又數主文棟常以盛滿爲憂戊午秋在長沙聞我世父檢討府君沒於雲南學政任慟甚遂決意引退會有國制將俟滿百日而後請旋奉使聞之

命不果少有心疾恆終夜不寐在閩三年積勞益劇是以反自閩而遽告歸也府君年十九入縣學旋補增廣生二十二歲甲辰

車駕南巡獻詩

行在以病未及應 召試二十四歲丙午舉於鄉考充咸安宮教習二十八歲庚戌第進士選庶吉士明年假還省墓又明年北上假道新鄉謁大父祠堂癸丑授編修甲寅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卯充江南副考官嘉慶丙辰充會試同考官戊午

御試翰詹列二等

記名候陞旋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己未二月任福建學政其後一年閒累擢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辛酉冬北還至清江浦以疾請假歸明年春三月抵家是月晦時加午忌日也年四十府君性清嚴人無敢干以私者朋友有過直諍無所避儕嶠先生嘗廷詈某鉅公府君自閩移書相戒以爲氣質不可任今先生報書猶存也門人有過召責之若子弟然皆凜凜自脩飭多所成就與人

不輕假詞色論事意必盡雖勢要無所撓屈嘗言劉器

之自舉二十失如疾惡太甚遇事便發吾亦同之其當奉劉語爲座右銘乎語見府君所著真珠船中然府君於孤寒困厄之人雖有失務掩覆之不肯發飲酒可數十巨觥不醉而終年屏杯勺目光過人嘗於三十步外察鬪蟻云嗚呼儀吉生四歲府君北行九歲始識我府君又後二年乃從宦京師而府君又數奉

使於外在閩時儀吉又兩歸應鄉試先後侍府君膝下不及十年耳塾中程課密不聞外事又何愚多所忘失是以今者述我府君之言行痛不能詳也悲夫府君訓

於家曰儉訓於政曰平訓於立身行己曰守約論爲學務切近有用不必震乎其名但讀程朱書謹身寡過幸矣嘗誦言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在門教士亦若是儀吉喜涉獵諸籍府君以爲厭故喜新華而不實屢戒飭之儀吉少與某君善某君才士也府君舉馬伏波語曰我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又曰我非令汝絕交也欲汝知觀人之法又知師善改不善之道爾庚申辛酉閒儀吉在家候試府君自閩寄諭有曰節用度耐氣性屏除外務又曰門第不足矜也聰明不足恃也又曰汝



但實心讀書成否顯晦有命焉不可強也儀吉性卞急  
府君尤朝夕提撕以爲大戒孤不肖不克奉先訓習不  
早悛時用怵惕謹記所聞以示後人而申之以辭曰  
嗚呼敦厚樸實我府君以爲是浮華競名我府君不爲  
喜惟清惟直以信於天以有孫子嗚呼我府君之念先  
人未嘗須臾釋也後之人念我府君尙其視此愚者無  
棄其愚智者無恃其智愚安分而智循理也天其鑒我  
府君以長有錢氏

先妣德清戚氏外大父苧園先生宰臨漳時先妣生其

後苧園先生自楚北歸僑居海昌園花里之南街先妣  
年十七歸我府君乾隆丙午冬府君北行秋涇老屋質  
他姓儀吉姊弟從先妣居外家八年儀吉少多病二歲  
死四歲死六歲再死皆先妣於極困乏中醫藥拯治以  
得生而其後諭子婦輩曰是不徒醫藥之恃也吾少爲  
父母鍾愛所求靡弗遂及嫁又不得奉舅姑訓誨雖家  
事必請於長然意之所至亦鮮有尼之者非凜凜有以  
自傲其何能無大失也蓋吾自有此子一言一動未嘗  
忘吾子之病而將死也事必退處言必讓人念念禱天

得存活吾子幸矣及吾子長成而吾胸中亦遂常日怡然無所拂逆是兩得也汝曹各有兒女其念吾言癸丑從宦京師先妣治家政嚴內外絕譖訴而寬於用財不爲出納之吝有以節嗇爲言者先妣曰吾非不自知貧而不可繼也當聞人患急時心怦怦不能已卽婢僕輩皆苦人豈可不存卹亦念家之盛衰子孫之成敗正不繫此爾嘉慶戊午 京察聞府君當保列則從容問於府君曰吾聞甲乙諸公以道府罹患豈皆自取之邪府君曰唉何必爾吾固辭之矣已而笑曰若獨不見外吏

之室家饒樂而常願處貧邪方是時府君以我世父檢討府君喪固將退矣明年春旣不得請而世母王宜人自潞河南歸先妣乃請於府君偕王宜人行恐長途悲哀無以慰釋之也初檢討府君訃至京我府君使楚未返喪紀賓客皆先妣諭儀吉庀其事於是先妣從王宜人寢處日夕不稍離王宜人哭屢絕一旦倉卒聞先妣以食指抉王宜人齒齒合傷指後數月乃愈而指骨遂以損也比至家將從宦於閩又念王宜人居長女沒子又未娶而范嫗者王宜人所愛也數以事求去則又

請於府君召其夫從於官解以畱范嫗而安王宜人府君大喜許之因命儀吉徧諭於王宜人之內外役使曰敬勤乃事歲時行李當自閩寄犒汝曹也陽湖劉編修嗣綰聞先妣之事喟然歎曰家之興必在孝友而娣姒和睦則孝友所以成也患難相恤不顧其身盛德之事吾見亦罕矣爲賦抉齒行以記之先妣居閩二年歸里明年遭先府君喪其後六年儀吉服官於朝又二年迎養再入京師先妣蚤年處貧百事勞苦得肝疾常獨行眩冒而仆族嫂掖之起久乃能言然無錢以診療竟

不召醫也四十後貌益瘠又苦冬嗽北方嚴寒一年中半在牀蓐衰羸日甚浸以棄養丁丑三月九日時加辰年五十有六先妣平居無倚坐無旁視無囁嚅語處事常鎮靜無所疑懼與人和易族黨子孫閒侍坐笑語終日無所忤惟不喜言諂怵然戒曰丈夫無墮志節也或嗤點人過失輒止之曰無造口孽不信術數不佞佛月亦有齋食曰吾亦以省口孽爾少從塾師戴君受五經論語嘗曰舊家婦女須略識文義而論語尤不可不讀先府君之葬也久之未得吉卜世父戶部府君夢有指

言之者記其水道曲折堆阜橋梁高下之勢如所夢求之而得洙涇橋或猶以爲疑先妣曰以兄公之友於弟也是必佳壤吾以天理信之矣遂葬竝自營生壙其後十有六年丁丑冬儀吉奉先妣柩歸啓而耐焉壙中煖然如春其上若垂露而不濡眾皆曰吉於是始築墓堂五閒及左右廂又後十年爲此刻辭竝記先妣行事大略以告我後之人

衍石齋記事彙卷十

嘉興錢儀吉新梧

唐氏三世墓誌銘

唐氏之先自紹興當明之季年有僚壻七人者合謀爲明守

王師下浙東七人者遁而散處嘉興唐氏鄭氏其二也唐氏始隱城北之棲真寺其後子孫眾或野處皆力穡讀書樂爲善余識其裔秉義數年秉義乞銘其祖父兄三世墓曰吾祖父以質慤爲教子識其所自而已毋爲

夸譽夸譽非志也又曰吾叔兄無後吾子與伯兄子嗣  
吾意傷之耐之於先塋其不失祀乎秉義之祖諱勝章  
娶俞父諱士昂娶張兄諱秉禮字賓王娶章墓於濮院  
之美食橋玉灣士昂子五其一殤伯秉文仲秉鈞禮叔  
義其季也女四人秉義知醫常志於濟物不辭勸子五  
人伯仲子各三人伯長子某庠生自始遷至勝章若干  
世至秉義若干世銘曰

昭東穆西耐稍右也北面於湖南則首也世守其質詔  
唐後也

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君墓誌銘

封儒林郎武威張君事親篤孝親疾籲神求代嘗穢別  
差劇里之士人以比庾子真親沒弟求析產止之不可  
則與以田上腴者半他器物稱是未幾盡欲析君所有  
則又與之盡則又與之凡七析而無以食乃授徒自給  
猶時時與弟共所有弟沒殯乃已故所識劉文洵家富  
中落而瞽君爲謀居食於審眎瑤函得方療其目復明  
冬暇立館門外一人跽泣請曰母死矣無以斂君遽脫  
所衣裘畀之已乃知其母死久矣君曰是屢假貸弱于

言事彙卷十  
顏爾不足怪也夫生物者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仁故聖人視物之與己一本連結而不可離蓋仁之體固然其事雖有至有不至而其心則無閒其閒焉者必私勝而不能充其仁者也人孰不欲孝于其親顧親之所愛弗能推焉奚以成孝斷一樹猶必以其時而况於人乎况於兄弟乎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君者其足以當之君之子澍以嘉慶四年第進士由庶吉士出宰黔之玉屏蜀之屏山所至以絜廉彊毅聞而君數教之以豈弟君所著有真知錄四卷嘗謂澍曰天下無不可

安之遇無不可與處之人吾於困勉錄中得之君之學以成其行也如是君諱應舉字聘九涼州府學增生考諱德勲封儒林郎母臧勲封安人娶於張封安人元奮勇將軍吳誠後入明而易姓故無同族嫌君生於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時加丑卒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加辰年七十有三子四人澍有兄濂有弟洵濂俱殤女子子二人適孟適蔡孫二人乾隆五十九年我世父漆林先生主陝西試而澍獲舉明年澍來京師與儀吉相善也二十餘年矣旣稔知君質行而澍

屬之銘墓則敬諾銘曰

惜乎聊乎得時之春式乃嗣人求心于天以引其世年

陝西武功知縣錢公兩世合葬墓誌銘

武功知縣錢府君之歿三十年女夫刑部郎中蕪湖繆元益始爲之葬而以其嗣子故靜海知縣鴻勳附焉公諱汝器字用庵爲太傅文端公第七子乾隆三十年

高宗南巡 賜舉人會

詔開四庫館總裁奏充臚錄

上許之今有謝表存香樹齋集中者也後以議敘官陝西之武功數年卒府君倜儻好義才氣壓流輩閒爲詩歌有丹甌居士詩鈔一卷詩餘一卷其沒也或傳爲汾

水神云娶唐氏湖北巡撫綏祖女無子側室關氏生女一卽元益妻也關氏撫女守節貧病數十年今元益又將上其事於有司而請

旌焉鴻勳不逮事府君以縣丞官直隸遷令卒於清苑旅舍中三娶皆無子今又將以兄之子爲嗣惟府君年之不永未有遺嗣惟府君之女孝於舅姑敬於所天和於家人女夫感其賢而報之於府君且及其嗣子厚已而又未有嗣孫於其窆也兄孫儀吉泣而銘其墓輒曰嗚呼魂爲神體藏斯壻葬翁錢其思

舅氏餘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歐氏諱芸生字修潔自號馥林中歲多病年五十八絕而蘇又自號餘齋先世諱卿者自餘姚徙德清康熙己丑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諱麟祥先生大考也乾隆庚午副舉人湖北廣濟知縣諱朝桂先生考也廣濟府君兩娶皆王氏先生與吾母皆後王孺人出雍正閒學士以事謫戍及歸而室儲盡遺書蕩然廣濟府君求之久乃得雍正元年所拜

賜硯以畀先生寶藏之先生爲之圖後以名其齋與其



言事彙卷一  
五  
集者也先生長身鶴立無流俗嗜好佳山水少從宦  
之大梁之楚後嘗一之金陵及病不能登涉則多蓄名  
畫臥遊以自適好茗飲雖病不能去曰吾癖是焉已寶  
硯齋前壘石藝梅蓄水爲小池池上之亭曰種石先生  
手營也積書數萬卷標題秩然時時檢讀必以歸其次  
几硯之屬莫不整潔雙扉晝閉過從亦希撫卷長吟泊  
如也先生介而和處事小大無不慎爲人任患難不受  
報晚境稍困人或負先生反相侮廷先生勿校也而益  
以偶然自致於物外而詩曰益工先生於詩尤篤嗜我

從父故禮部侍郎蘅石齋集始廣濟府君僑居海寧之  
園花先生閒來嘉興聽侍郎說詩及後卜宅於吾郡而  
侍郎已前卒春雨蔣先生梓廬朱先生皆從學於侍郎  
與先生談詩或連日夕交相折也先生之詩意真體潔  
出入於劍南石湖閒五言尤擅場朱先生嘗稱服病中  
句百年終有死四海况無醫以爲雖山谷無以過病後  
見道益切脫略畦町幾於純古淡泊之旨云先生至性  
淳篤廣濟府君七旬患癱先生善事養以愈居親喪繼  
悉必中禮方先生久病而吾母來京師先生以爲悲其

言事彙卷一  
六  
後六七年病乃稍愈扶杖行貌亦加腴焉及儀吉奉吾  
母喪歸去年十一月九日丁夜先生擁敝裘危坐秉燭  
待握手痛移時已乃收涕共飯道家常且曰吾病久必  
當自排遣以慰汝母於地下然是夕先生又病病八閱  
月竟以不起也病之始懸樞側右肉墳起如拳噎咳反  
側輒引痛以是臥輒起夙苦痺坐又需人日數十動止  
者半年先生則笑曰吾每怪盧升之之沈於潁也今乃  
信之病日亟飾巾敦匠謝醫藥於時有蔣某者以魏仲  
遠敦交集求易畫於先生先生謂儀吉曰此竹垞朱氏

之誤也博學之難蓋如是或贈舊尺牘一自署曰霑而  
稼堂潘氏題之曰旣足先生曰若何人邪已閱亭林集  
及年譜而知爲李先生雲霓也先生爲權賞累日亦欲  
以自遣病其高致如此先生無子以從兄之子嗣曾爲  
後孫三人孫女一人病革呼嗣曾曰禮男子不死於婦  
人之手汝善伺我其夜李先生生於乾隆十四年十一  
月七日卯時卒於嘉慶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卯時  
年政七十德清縣學廩膳生貢成均注選訓導省檄署  
麗水教諭會病不赴先生有詩三千首自刪存勵數百

首第爲八卷遺命勿乞人作序娶陳氏順天宛平縣知縣基女繼娶許氏大理寺評事培女許孺人賢而有文以嘉慶六年李先生乃卜葬兩孺人於嘉興之北稱字圩自爲生壙今嗣曾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啓而封焉先期屬儀吉以銘儀吉受先生教育恩至深此亦先生遺命也於是南嚮稽首泣而書之曰  
嗚呼是爲嘉興寓賢德清臧先生之墓

馮吉哉墓誌銘

馮氏之先居浙之桐鄉乾隆初刑部左侍郎景夏始遷郡城四傳而至君大考浩山東道監察御史考省槐錢塘縣學訓導母王氏刲肱療親疾余嘗爲之記者也余世父漆林先生娶於王於君母爲兄弟器君於幼而以長女妻焉君年十八補縣學生乾隆五十七年舉本省鄉試爲教諭杭州監敷文書院數困於公車更祖父喪竭力營窶家日貧於是王孺人老矣念無以養乃就職鹽場大使分發廣東幕府漢軍蔣公儀徵阮公皆材

君任以事道光元年春署電茂場大使夏旱禱雨感疫  
率時王孺人方就養於幼子爾熾東平州判任君垂沒  
屢顧其甥錢某而曰我死矣奈何乎我母無他言嗚呼  
士之求祿以養親者常不能朝夕色笑於其親側雖有  
以養而家庭閒不能一二如親之志者蓋不少也自忍  
於貧約則已耳而又無以安其親至於事未遂而身殂  
長以贖其養之志而轉益其親無涯之悲此凡爲人子  
者之所動心而君何以瞑也嗚呼可悲也已君爲人敦  
厚縝密工詩善篆隸之粵逾年有事於潮州書抵余曰

吾來潮舍於文公祠下日瞻巖巖之氣象而握算不休  
實愧且懼噫君殆有不得已於中者邪君諱俊焯字心  
賢別字吉哉生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卒道光元  
年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一年月日葬於某原余從姊  
屢舉子而殤第四子詠基今奉君行狀請銘者也繼娶  
王陸俱無子側室徐氏生葆厘尙幼孫一人孫女二人  
銘曰

嗚呼以親之養而去其親去不復見中殞其身垂絕猶  
慕哀哉斯人

以升字階五號慈齋雍正元年進士  
由編修官至江西按察使開厚字周  
基號芝泉乾隆十年進士由編修考  
降知縣天柱字學士號西垣乾隆三十四  
年進士第二人官編修

徐新田墓誌銘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  
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尚書公之長子曰志萃父任入官  
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卽君考也比三世  
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  
篤內行予舅氏餘齋歐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鑒嘗曰  
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  
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  
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妣

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郵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隘計侯道失之遠又直諍其失爲尙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筆決其是非爲黑水

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  
是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爲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園字說著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籀還史游字體之正爲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得聲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爲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

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  
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  
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  
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樂曲攷  
管色攷荀勗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之言  
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  
外無嗜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矻矻然循循  
然五六十年以爲常安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  
著書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之儀徵阮公徵

高材生數十人誥經于杭州君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  
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眾中多稽而寡  
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註疏以尙書儀禮二者  
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眾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  
氏上阮公進之于

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箸及雜文詩歌潔本  
若草橐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  
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  
君十三年卒君爲箸行略今仁本等將葬君某原乞予

言事彙卷十  
三  
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意爾與新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而銘君之幽宮銘曰  
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  
徇見聞曰非躬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慎靜尙寬修禮  
播樂知服博文邑式黃髮家蹤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  
隕湖山樅栝其延其芬千秋闕藏噫乎徐君

李次白墓誌銘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次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  
門謂次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  
何益孰與夫歸就所箸斲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  
待子於江淮之間次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  
書至次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篋有金二百以謀  
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賁爲之又謂寶惠致別於  
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賁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  
吾又何忍不銘也次白爲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



言事彙卷一  
三  
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閒兩舉博學宏辭科。李氏皆有薦者。次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聞海內次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次白分任之。成周禮賸義左傳集解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著書多付次白為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尚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

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

國朝掌故及山川隘塞。士馬芻糧。治河興屯。盡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次白語。則皆驚歎。以為殊絕。然次白處眾中。侈頤莞憚。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嗜書。其論為學門。徑決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增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次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沒。次白經紀其喪。

言事彙卷十  
四  
錄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又朝夕咕畢。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尚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沒。侍郎感其意。賻助之甚厚。次白兄鳳孫有廢疾。次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閒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菜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空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畱將謀之。不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次

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次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迺其所著書。則雖余不以告。蓋次白志意深遠。初不屑屑文字。閒今得其手藁。有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異。詩經名物攷。又有姓氏輿地諸書。草略未竟。其十七史攷異最完善。辨覈諦審。當與嘉定錢氏書竝行者。嗚呼。次白已矣。幸而傳其所著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次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村。先世自江陰徙嘉興。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府知府。宗渭。乾隆己亥舉人。蘭。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

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次白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貢縣學廩膳生。有學行。能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次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沈已矣。吾茲之摧兮。其誰嗣音。

戶部陝西司主事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培厚。字耕淳。別字心畬。又自號少卿。山人。大考長蘆都轉鹽運使諱世望。考山西鳳臺知縣刑部員外郎諱以健。父子俱第進士。歷中外官。俱早退歸。所居崑山。君於昆弟行次二。母曰顧恭人。我學士府君官京師時。故兩廣總督吳公熊光。以君入縣學試文。導言於府君。遂以吾姊字。其後君來就婚於閩。學解會鄉試。予與君偕歸。杪秋。又同至閩。明年。又偕歸。又明年。我府君棄不孝。孤未幾。君亦更祖父兩世喪。蓋自庚申以來。六

七年歡樂哀痛兩人境相似跡相比情甚相得也及予  
官戶部奉吾母以北而君與吾姊偕侍行君亦官戶部  
居四年又無日不相見自甲戌之夏君以念母陳假歸  
遂相睽隔是歲八月吾姊沒君期喪除久之而後繼室  
於常熟陳氏丁丑戊寅閒予奉母喪歸往來三四見數  
上堂問顧太恭人起居退與君道故舊言貌氣誼無異  
於前時迨吾又北行始聞君頗以煩懣致疾君長女爲  
予子寶惠婦近數年君與其女書語多不樂予心訝之  
予罷官猶畱滯日下不早歸從君一日游盡君之所欲

語者而君訃至矣哀哉君有子二人女三人皆吾錢自  
出而陳宜人無子女君沒而陳宜人書抵京師謂君故  
所有先人遺田產當君在時已消耗歲償子錢家不足  
今則但存大屋耳餘一切無有及予歸之明年春至崑  
山而顧太恭人適以是日卒不及見見兩甥誠無以給  
朝夕嗚呼唏已君爲人仁厚謹節處家庭閒善持大體  
有拂意但默坐不言於人惟予同居時得聞之今且頻  
年煩懣而竝不予告何也意謂予歸日已近而不致書  
邪抑且有書之不得達者邪夫盛衰遞嬗人事之常固

言事彙卷一  
君之所習知而何以不能自解以至於斯也悲夫君生  
乾隆己亥某月日以道光辛卯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  
某原年五十有三吾甥德馨德莪請予銘君之墓君故  
愛予詩則遂以詩銘之曰

憶我與子少爲朋讀共鐙火行連簷沈詩任筆看君能  
重親致歡君之初來予子舍偕愉承蠡湖消搖輦山登  
往來帶水赤馬乘君家亦園嬉游會壘石坐我雲峻嶒  
雄談一縱傾三升君飲甚約言則膺退然履謙衣不勝  
人間至樂不可恆嗚呼兩家喪威仍卅年回溯悲填膺

君宦京國勤潔稱將母謁告歸田膝弦摧更張不忍聽  
婉容和氣慍釋癥母躋大耄惟子憑嗟未終事死淚凝  
踰年母沒同歲朔兩兒履霜寒殘殍道路淚相憐矜  
况我自出肝心崩不敢姑息誨其承古也事母冬叩凌  
以孝格慈惟烝烝琅邪之族期後興埋石九幽吾言徵

矯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矯氏奉政大夫吳縣董如蘭妻翰林院編修國華嘉慶戊辰科舉人國琛母以嘉慶二十四年秋某月甲子葬先期國華以書諭儀吉於京師曰不孝與吾子爲道義交往疆圉之歲我兩人先後悲失恃躑躅嗚號惟子予同茲奉吾父所爲家狀以請子銘子其無辭狀之言曰宜人爲人慈厚而夷曠一旦無疾猝逝豈以予病禱神而及此邪儀吉歎曰其殆有焉昔唐子西之母史以夫病請代而沒眉山蘇氏實記之其事蓋相類

言身彙卷十  
而狀不敢質言之斯慎矣夫銘曰

於矯之先矯父仕晉蓋出姬姓仲彥亮節蜚遯扶風久  
家關中泉於文獻涖官在吳遂遷姑蘇乃曾大考爲穀  
城令厥諱廷俊祖諱錦堂考諱世綸是生宜人曩穀城  
君女適董氏婚媾伊始中表密邇稔之賢淑再世而復  
君舅尊章豈惟孝事于以先意姑沒舅老嫁女而思固  
迎之歸女公弟妻爰居爰處甥姪易乳六弟女妹若兄  
子女嫁娶摺拄奕奕作廟文獻以祠斯爲善懷夫子宿  
疾籲嘑北辰斬代所天林鍾之月十六日夜言笑方暇

今夕皎月明當晴杲和醬宜好琛也侍言曷委婢媪孀  
母勤苦蚤起如常操作親之竟升砌臺臺何中圯誓心  
去神時方加辰女四存二趣歸視玲得請奚憾生於涪  
歎十月乙未六十六歲所天杖泣禱乃應邪而疇以家  
華也星奔慎卜兆域踰年乃克周圓之濱嶷鹿高原閱  
此刻文

周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代州周氏歸故刑部員外郎崑山李君以健爲  
筵刑部始宰鳳臺改官日下太孺人皆從言容無所弛  
進止無所擅女君顧太宜人大賢之刑部之考故官長  
蘆都轉鹽運使旣退老于家刑部乞養而太孺人從歸  
江南嘉慶十二年刑部卽世道光四年閏七月十六日  
丙午太孺人卒其後二年縣之士民相言曰刑部之亡  
太孺人年二十九爾苦節十有七年以旌協於  
朝令且自太孺人撫其八歲孤增厚今長而愛人逞歲



隔并偕其適兄伯仲出粟振博與而勤稽糞羸大起吾  
聞李氏兩母皆日娛其子以活吾鄉里也是太孺人又  
善教也則眾走校師及宰之門貢焉有司察之信乃達  
于禮部

詔爲坊於其縣於是增厚筮日告柩葬於某原而求儀  
吉銘吾姊爲增厚仲嫂增厚妻錢塘吳氏又我姑之子  
戚誼至邇且太孺人賢不敢不祇敬以銘銘曰  
華袿美食志道傷也冰雪菀積德道生也鞠瘁以貞後  
延盈也

亡姑蒯君夫人墓誌

儀吉第七姑適蒯氏善繪事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粥  
畫以炊教成我曾大考褒顯於

高宗遂以畫名天下百年矣姑畫出人皆以爲能繼太  
夫人嗚呼繼之者畫耶其有由然者邪我錢之先自明  
中葉仕者五六世及明亡或奔走障海或遊于鄙家往  
往破矣康熙中我五世祖鶴菴府君教諭西安質田治  
行高祖廉江府君侍左右不忍離而屬家政于太夫人  
太夫人乃畱居所謂南樓晚以自號者也樓在海鹽中

錢里朽囊敗瓦矗立村野中竝港港南北屋數十星散處皆吾宗也大抵耕桑不自給號號塞聽太夫人則存恤之甚厚外釁非意平心慎慮從容以應而以其閒俯仰晨夕察時物之變態見天地之生意得之心而寓之於畫當是時從父少宗伯公幼太夫人卽教之畫及姑問畫於少宗伯公公遂言曰妹亦知太夫人之德蓋所處至艱難而詩禮之氣常怡然有以自樂者耶六十二歲文端始登第有祿以養太夫人猶藉畫補不足其後孫曾科目繼起盛矣然載固知老人作畫時有未嘗望

及此者蓋種德者之於天豈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矧夫繼之者或厚其積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耶妹其思之姑乃僂乎追慕題所居曰仰南樓詩端坐卷舒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聞子之幼也卽授之小學成照芬旣同舉京兆試歸常令之靜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撫庶生甚有恩待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迫激謂儀吉曰我之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溉以俟其天而已蓋所得于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閒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

有理詣始病疴聞儀吉言事奪俸肖鷹以賜振其志遂  
爲絕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  
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沒矣至哀無文其何以  
辭謹質書其世出嬗屬忌日曰

噫乎斯邱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  
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  
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陸氏馳贈孺人如生在沭陽  
縣解十二歲失怙恃十七歲陸孺人卒二十而嫁爲前  
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

保關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蒯君入京師西踰鬱林  
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棄堂帳于黎里之居時則道光  
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正烈劉宜人墓亭碑

故連平知州揚州蔣君世珍之妻劉順治中以節烈死  
州人葬之於城南烏石坳諡之曰正烈石之曰正烈劉  
宜人之墓又亭之於其前百六十年矣嘉善陳君鵬來  
爲是州始攷舊聞諮父老稍得其事顛末申於大吏爲  
請旌於

朝嘉慶二十三年也初蔣君之爲政也甚惠愛其民於  
時嶺海初定土寇猶數發謀報宥縣賊數千人嚮連平  
行至矣蔣君曰賊至而後圖之將驚吾民吾往可以權

其逆順強弱而爲之所則策馬遽往入賊中召其渠諭以

朝廷威德賊無白首理若能降邪吾將舍若罪復若業何如賊素聞蔣君好官感其意相率願解散去不犯連平是夕也君宿賊營中晨旦而還守備吳章者故與君有隙幸其出卽誣君通賊告於總兵黃應傑應傑故明將以惠州納降者也卽以啓平南王喋下捕君赴郡獄而宜人頌繫守備解笏舍中吳章將無禮於宜人宜人大怒叱咤去則又遣婢子游說以導意宜人曰死不可

後矣遂縊而死蔣君下獄病亦死事竟不白逾年吳章有罪入廣州獄亦死連平之民相走告皆曰宜人擊殺之也蔣君他行事不著其到官年月志乘且失載單騎諭賊一州安全功亦焯矣然而非宜人之烈雖君之賢終湮沒而不彰知死不懼完天地之正氣震動於人心晦而愈光久而日新吾是以大宜人之烈也爰頓首洒筆敬書其亭之碑

謝烈婦墓碣

懿乎是爲東莞謝烈婦之墓烈婦王氏杏芳其名縣之寶潭村人年二十一適同里謝亞煥未及亞煥死烈婦奉姑李以居矢不嫁縣學生王永清者矚其美欲娶之而詭言爲其從子娶婦使導辭于李李知烈婦意堅辭不可永清素姦暴橫行一邑人人指畏之先宣言曰若不從吾且毀若屋李懼而勸烈婦行烈婦笑不答已而永清帥數十人至大譟升屋撤椽發瓦勢洶洶不可止李大懼竄伏烈婦慨然出語眾曰若曹欲何爲我在也

勿驚我姑永清見烈婦出計得甚呼眾篡之歸先是烈婦知不免采毒艸爲備與中食之盡抵永清舍登堂毒發死永清謀於亞煥之季父某乘夜還其尸瘞於亞煥側李乃告於烈婦之父庭瑞愬諸縣縣令倪君逮永清之從子以訊方劫婦時其從子適它往壹不知永清所爲久之獄不成踰一年矣會元和吳君毓鈞權令至亟逮永清永清之平海匿某守備解中吳君移書守備怵以利害始誘永清出一訊具服下之獄瘐死奏當上於朝得

旨王氏其子旌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也後二年儀吉客嶺表緣縣人之志而碣其事於墓

吳童子壙銘

吳童子者恩熙名慧生字父傑刑科給事中嘉慶二十五年冬生於京師三歲從給事於蜀逾二年疽發于腓朞而已北歸至臨潼復潰至京師遂不差八歲殤道光七年夏六月也自童子疾甚而予始識童子予方異童子之孝且敏童子亦暱就予而不虞其遽沒也童子既沒數日予閒獨坐小齋視日影度南牕下枯竹閒冉冉欲盡意悽愴念童子之言惟給事未有他子童子生絕愛憐之及迎養尊君漢陂先生成都日抱孫動息與俱



愈無所訶責而童子特謹畏甚命之如嚮近者病中摹書寄先生於家計日而曰大父久不我答我知之蓋以我書劣又愛我弗忍斥爾我愈當更習之得佳書以娛我大父也予問童子疾童子迎候肅然具言昨服某藥某藥無誤者及革晨起猶慰其父母曰今日病稍退也奴市藥則曰方暑晡而往可矣奴述其言而出涕又曰嘗見奴輩弈以語人奴曰公子伺吾短刃則愧甚頰赤自後家人過失務掩覆弗復道四歲觀蜀諸生射乞得小弓矢而效之支絀挺然見畫亦效之惟肖今猶存折

枝二幅于母袁鍼篋中嗚呼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不知其子視其父以給事之賢予固知童子之有教也既見而喜其又有質也方語給事益修德而慎致其習以漸其成也而不虞其遽沒也傷已今將歸骨於稽山之陰而給事乞予銘銘曰

昔子敬樗蒲之談張元虧齒之對狹中口給猶美乎當代不如童子之言溫溫乎其有愛也珍木嘉卉高岡植榮煌煌熒熒秋風悴之不成其植噫吁噉吳生

硯貞權厝誌銘

硯貞小妻。胡姓。嘉善人。初名愛珍。生九歲。當嘉慶己未。吾父督學於閩。吾母自京師歸。稍畱將之閩。而硯貞隨其母金來。金嫠也。居閩二年。歸金挈之海鹽某氏。硯貞之在閩也。金請於吾母。長以歸余。至是惑于人言。將他屬。硯貞驚泣不可。所以撓勸之百方。會其舅氏有欲斂以爲婦者。金頗從之。且揚言余病不測矣。硯貞大哭。期必死。初余祖姑適嘉善朱氏。硯貞居舍近於朱。及硯貞居海鹽。其大父年七十餘矣。時往撫女孫。還言於朱。事

頗聞吾母乃召金來來輒去去而女病金亦憐之也則復來來又輒去如是者四年丙寅十月吾母謂金若自決當如何金度不可強曰決矣然時時忽意思不樂輒欲易字女大呼曰趣從我歸海鹽女悲懣以是疾益痼明年夏六月病革金度不可治乃請于吾母曰惟所命七月以歸余逾月卒年十七硯貞姿性明慧願氣柔宅心厚類不當以療夭死而竟不然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尙何言某月日權厝于某阡而爲之銘曰  
切切惻惻昔生之心兮灑然曠然魂嬉今兮骨肉偃斯

女貞之女森兮

硯貞別誌書磚

硯貞生河南某縣八歲還嘉善有老尼名之愛珍硯貞之至也余姊授以毛詩唐人絕句鴛鴦湖權歌其誦之也曼聲眇指如會古人意教之爲詩不能工然以是頗厭鍼黹而尤嗜識奇字閒以問余燭下俄頃閒或至累百翼日覆之未嘗誤也其後三年自海鹽來余妻陳呼硯貞賭識字而硯貞數負余戲之曰若讓女君耶自晦爾耶則掉首曰否已而泣然曰我心血耗矣不復能強

記。故負也。海鹽俗勤蠶。遂工視蠶。余謂若名愛珍。宜知蠶請其故。余曰。愛珍者蠶名也。則請覆其書。嘗見秦少游蠶書。笑曰。是無用于今。我當以今蠶事。覩告君。君爲書。我亦當如秦氏婦。余卒卒未果。而硯貞私有所記。數十條。其沒也。余爲潤色之。題曰說蠶。沒前數日。久雨。掩牕坐。無聊。漫取紙書。曰瑞麥雙歧。適余入笑語。遂止。自後。遂不復書也。明日中秋。將夕。霽。初更。月出。稍下射廊。廊深未及牖。女伴譁笑。指曰。月出矣。硯貞坐房中。不見。月笑曰。月安在。吾欲看甚。是出至堂中。遽踰闕及廊。余

遽止之。笑而入。自是不復出堂闕。方是時。晡熱甚。其後二日。益嗽。上氣。醫者陸翁鳳紀曰。是爲息賁。法不治。又後四日。而余有事之崑山。其外後日卒。遂不復見也。瀕沒。余母妻問若何念。曰。念父未殯。居平不佞佛。忽曰。我拜佛。願一家長生。端坐而逝。丁卯八月二十四日也。其生也。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硯貞既久病。自度不可愈。嘗獨自言曰。未知死味何如。其有知邪。無知邪。會余從人假潛研堂集。見輪迴論。大喜。微誦曰。人之有神。如花之有香也。未聞花落而香存。豈有人亡而神在。灑然若有

得者噫今其知死味矣。其果知邪？果不知邪？抑輪迴邪？否邪？余既銘其壙，意不能釋。竊擬夫西河毛先生之于曼殊也，故又為別誌書輓。

說蠶 附錄

凡育蠶先期取種擇繭之居蔌上者

說文蔌引蠶蔌從艸 文織

密者稠功者併衣置之筐必溫燥處守以貓旬而蛾出乃偶而反之筐藉以菜子是時也宜東南風則易生子子者蟻也凡下蟻勿使攢積忌疊種也第一日出者為樣蛾早出者佳晚出者力薄去之乃均敷於

連連者布也一謂之簾度黃梅則置之甕明年二月十二日俗謂蠶生日乃浴種散聖灰於湯稍涼浴之炷香盡尺乃已暴日中勿使凍陰雨則更襲以布置之灰以滲濕乃懸於風中燥而拂之仍反之甕清明後蠶始轉轉者色漸黑也或曰當浴時以鹽洗是為殺種使子之弱者不得轉其轉者皆良蠶也候屋外桑葉如豆葉大時時出之置之下風使聞葉香仍反之甕一二日則皆轉或置竈觚旁少頃盡出竹木筴振之鵝翎掃之入烏笏中稱其重以準葉之多寡凡

采桑貯之蒲囊必濕其外繫以巾勿使當風當風葉  
不脆將飼薄刀縷而切之視其小大而慎與之二眠  
三日後不須切也其未眠也尤忌濕葉凡葉裛雨露  
中或色味變不可以飼佳葉甫采歸亦勿亟飼稍涼  
乃與之惡鬱熱也大眠三日後葉正盛檢視乾濕人  
力或不周猶宜稍稍置意也凡飼蠶晝夜時其飢勿  
嬾惰也蠶善化忌遠客若醉人若諸不潔者眠而聞  
雷縛鐵器於槌以禳擊大眠三日開繅廣韻繅分前  
蠶丑利切  
一日落網凡蠶時畏寒亦畏驟熱寒則熾竹炭於室

竹炭者密硝也凡蠶之美惡不能豫言大抵二眠體  
色齊者佳吾鄉蠶種多取給太湖餘杭春雨沙於桑  
餘杭蠶食之輒死餘杭山產也太湖故沙產則不害  
山頭柴宜杭稻之潔者灼山炭宜不煙者或以竹炭  
凡縑絲無同粗細以勻爲好餘杭火種太湖千金種  
十斤繭可得絲二十兩他種不過什一也

小女子瘞甄銘  
天孫錢女子子丙寅生丁卯死死若生皆七月生六日  
死十八父遁天維兮悲訟無已爲之辭昔者出厭眾譟  
還人門劍汝笑逐書嬉手翻翻藥瞑眩從父言從父言  
奈何夭夭速朽銘蘄久

殤孫瘞甄記

殤孫墀生以道光四年十一月九日周一月而盡十二  
月八日也自病之作卽日濱於死飽乳而安寢者財二  
十日爾嗚呼汝何樂此二十日之飽且安而爲是人耶

汝又安知夫世之人自少而壯而老蓋有求一日之飽  
且安而不可得者邪而又何悲邪瘞於浙江誼園而書  
其瘞瓢曰  
人之有孫生而愛之人邪其天畀兮嬾兮不忍離臥閣  
而棄汝草閒噫使汝父兄宗族常係跡於京師也此二  
尺之士其尙無患

亥壽葬誌銘

悲乎此吾第八女十小無服之殤掩骨之坎也初我大  
母沈太恭人兄弟次六先君心瞿於聞也故六妹行七  
予仍前規又避妹次女遂遞降呼十小云道光七年歲  
在大淵獻秋八月十一日生于京師時亦加亥故以亥  
名兩歲病已愈明年又病其亡也六歲十二年春正月  
八日也曉寢初覺吟前人句歡如平時忽顧謂母姚兒  
謝孃恩姚聞驚疑訶若何語晷移未中泊然坐化玉柱  
垂尺舉體和柔俗云如來弟子墮眾生趣報身如是佛



吾不知事則異焉嗚呼吾女令秀奇慧越於常兒羸弱  
痛苦受於積歲嗚笑不任而捷解人意行持偏用而無  
躁己心將冀天憐終能茁長醫藥疑效蒼皇不畱勉從  
羸博之文實連形氣之痛移恨元石訴哀後賢銘曰  
韓之女挈盧之姚婆錢之亥壽石三其磨父子恩愛智  
愚則那

十殤誌銘書輒

誌曰浙江廣誼園門東嚮入門西行折而南復西行折  
而南得別窠一所廣二三步輪五六步淺草叢棘中蓬  
穎鱗香南則我錢氏十殤在焉得地五分之一其前吾  
七妹周之冢丙向其左曰朋壽巳向其右曰莘丙向又  
其右曰蕙又其右曰茗皆丁向吾之四子也其北曰楨  
曰墀皆丙向吾之兩孫也其右爲吾九女又右十女皆  
丁向莘蕙之間爲五女午向嗚呼吾妹之殤在乾隆乙  
卯朋壽以下之殤始嘉慶甲戌至今道光壬辰十九年

閒天者九人與妹而十悲乎是歲季秋之月予將出都  
門誌其方於輒而系之銘銘曰  
有幼者魂飄二五地下出入誰爲撫地上春秋猶有主  
一歲二焉莫羹膺今將歸兮嗟告汝肌肉易朽骨難腐  
象龔跌蛇莫予侮千秋萬歲爲野土

八女瘞銘

予銘十殤南行有日約車戒晨殤者又一倉兄如疑徊  
徨遂失亥壽之右噉復置聖嗚呼吾何心哉而忍持此  
筆嗚呼是爲吾錢八女性知孝順年則二七也

西城瘞旅冢誌

嗚呼是爲平陽賈人百九十有七遺骸之瘞所也乾隆  
初晉人爲館於阜成門外之地藏寺凡賈而客死者權  
厝焉待其子孫至而反之有年所矣已而反者少厝者  
積寺僧又私質其旁近地益無以容則發舊厝以爲新  
瘞者之穴而猶冀其子孫之反之也別而識之囊滕篋  
卷者塞一屋又無以容則暴露庭中盆盜列之風日於  
上烏犬於下骨多不具巡城御史聞其事勘驗得實逮  
僧於刑部正其罪爰謀爲之瘞而西城故有官冢亦歲

久盈焉乃請於

上出緝捕羨金於城之內外置冢二而瘞諸賈人於城外之冢左右以班尋丈以準楊名題於前和寫圖存於官廨終將待其子孫之能反之者班求之可以不惑復立石於其前用示道路無侵踐焉獄之發副指揮屈榮祖辭之聽正指揮許惇書候選知縣王有壬冢之誌巡城御史賡福錢儀吉也時則道光七年冬十有二月



久盈焉乃請於

上出緝捕羨金於城之內外置冢一二而瘞諸賈人於城外之冢左右以班尋丈以準楊名題於前和寫圖存於官解終將待其子孫之能反之者班求之可以不惑復立石於其前用示道路無侵踐焉獄之發副指揮屈榮祖辭之聽正指揮許惇書候選知縣王有壬冢之誌巡城御史賡福錢儀吉也時則道光七年冬十有二月



